



亮
軒

鄭板橋的姓名，大家總知道。予人的印象，是一狂放而又親切的老頭子。所謂讀通了詩書而仍不失其泥土氣。他的蘭竹畫極為歷代收藏家珍愛，想起板橋道人，便連想起他磅礴灑脫的蘭竹。不見此老有山水畫傳世，其中原因亦堪推敲玩味。鄭板橋大半生活在清朝，眼看江山淪入異族手中，自然感觸良多，從此這一片變了色的江山，也就不肯入畫了。這固是臆測之說，却很有可能。畫蘭、竹、石，多少亦有自況之意。藝壇揚州八怪中，金冬山、鄭板橋二人姓名，似乎比較響亮些，至少一般人對他們二老頗有印象，恐怕原因亦包括他們獨特的畫法風格。二人皆工隸，又能翻陳出新，成就一家風貌，金冬山筆：平直沉着，很有拙趣，史稱「漆書」，毛筆到他手中，却也真有幾分漆刻的味道。鄭板橋以逆鋒着紙，剛勁陡峭，融隸楷行草於一爐，難怪見者於其風神輒能過目而不忘。

此間書店中有一本真跡鄭板橋全集，所謂真跡，乃是當年依鄭氏真跡木刻影印者。古人著書，並不在意真跡與否，只要清晰端正便可，何以鄭板橋異於他人？莫非此老有意炫耀他的一手好字？果然疑心到此

便差了。蓋板橋平生所作詩文不在少數，試想以當時揚州之鼎盛風華，騷人墨客自不免有大量無聊應酬之作，這些作品，若被後人收為「全集」，豈不遮蓋掉許多真見識真本領？在全集詩刻部份之前的序言末段，他題道：「板橋詩刻止於此矣，死後如有託名翻板，將平日無聊應酬之作，改竄爛入，吾必為厲鬼以擊其腦。」由此可見，他是不願在死後受人擺佈，方才想出這麼個法子。恐怕後來的出版家也真有幾分含糊這位能詩能畫的厲鬼，鄭板橋全集，至今僅此一種了。照今天的說法，這種鄭板橋全集，當名之為鄭板橋自選集。

留下了這一本鄭氏自選集，予讀者可稱爲一大幸事。既屬自選自訂，欲摸索板橋道人之思想藝事，便不須花費大量時間精神，遍閱一些不關痛癢的奏章酬答，一篇便是一篇，一句便是一句，簡潔明快中依然充實飽滿。再者木刻真跡是爲刻書而作，作者遒勁的筆觸時時顧及到刻書者之所須，所以在藝術價值上，能兼具書法與木刻之趣味，令人不覺置之案頭，一讀再讀。

談古籍常有一種麻煩，一受篇幅之累。設若欲談

一部史記，就是再進一步的把本紀世家列傳等分開來談，簡單介紹一通，便要費偌大的事。二受品類限制。古人平生詩詞策論無所不寫，體例不同，焉能一概而論？板橋全集雖然却僅止洋式精裝一冊，也有詩鈔兩編、詞一編、遺情、題畫、家書等亦各一編。姑不論份量多寡，欲求一一涉及，勢必要在文史哲學領域中頗有所得方能勝任，這於筆者便難了。唯此書仍然值得推介，終於選擇了限定討論其最後「家書」一編之法。

家書有異於尺牘，尺牘包括一切的往來信函，家書僅限於與家人說話，自然免去許多客套，信筆而下，不必沉吟覓句恐怕受人品評議論，因此也就格外的純樸率真。大凡一個人不爲治產分家而勤作家書，總該不失其忠厚。近世「曾文正公家書」一種對曾國藩的德行思想表現得十分真切，其故在此。鄭板橋家書也是最能說明鄭氏爲人爲學之見地的作品，讀其文如見其人。如閱至「哥哥字」，彷彿自己也變成了他老弟一般。

家書部份共十六通，長短各異，前有「自題」一文，除「鄭燮之印」、「灘夷長」外，前後又有幾方

閑章，不能盡識，惟起首「恨不得填滿普天饑饉」及「直心道場」兩方，特別的晃眼。此老天真疎狂，一生氣大難平，自題之中有言：「幾篇家信，原算不得文章，有些好處，大家看看。如無好處，糊窗糊壁覆瓶蓋而已。」用詞凌厲且帶不少書生酸氣。

歷史上的許多文士，藝事固然精到，却每每不肯承認寫字畫畫甚而作詩填詞爲其「正業」，總以爲據經義而爲廊廟文章方是正經。這與孔子「君子不器」的想法相關。宋代名臣如寇準如王安石，都善於詩詞，但只肯偶一爲之，他們有幸直接參與經世濟國之大道，當然無暇亦不願爲此耗費精神。另外如宋之蘇軾明之唐寅，詩文書畫作品之流傳既廣且深，這也與他們一生多蹭蹬失意有關。近代傳統文人畫家薄儒，自言經義研究爲其最得力處，受到大家激賞的水墨畫，他自列爲詩、書之後的末位。鄭板橋於罷官後雖以鬻字賣畫爲生，「私心有所不盡鄙陋」，對於自己「淪入」這一行，還是深深感慨的。他並沒有作什麼經義文章，也許是道理太淵博，感想太多，一時也不知應該從何說起，也許忙於作詩作畫無暇顧及。湊巧在家庭中，興到放筆直敘，倒有些特殊的見解，很可予當

今的我們作些參考。

鄭板橋論孔子，起首便有驚人語：「秦始皇燒書，孔子亦燒書。」閱者不免大吃一驚，但他另有說法，原來孔子之燒，指的是刪詩書而言。「刪書斷自唐虞，則唐虞以前孔子得而燒之矣！詩三千篇，存三百十一篇，則二千六百八十九篇，孔子亦得而燒之矣！」「燒書則一，用心不同。因爲孔聖人是燒其可燒，使「存者爲經，身尊道隆，爲天下後世法。」這些存下來的書，却是秦始皇燒也燒不掉的。在痛罵秦始皇後，他說：「……故身死宗亡國滅，而遺經復出，始皇之燒，正不如孔子之燒也。」從這裏，看出他相信正道不滅，邪道不存。他見到歷代「著書數千百家，其間風雲月露之辭，悖理傷道之作，不可勝數。」因此頗爲氣憤，「常恨不得始皇而燒之。」不過繼則一想，這些荼毒人心的作品，總有一天會「自燒」，因爲歐陽修讀書秘閣中時，曾見數千萬卷書微爛不能翻閱，連幾十卷書目也爛了去。換了別人，不免惋惜，他却深爲慶幸，以爲這些連淵博如歐陽修都不認識的書，都是「自焚自滅」。至於留傳下來的許多經典，他似乎也未盡同意，覺得十分多事，許多他也承認的漢儒

之矯矯者，「雖有些零碎道理，譬之六經，猶蒼蠅聲耳。」對於孔子，他極力推崇，肯定其一尊天下的價值，他舉出幾種一生受用不盡的思想著作，全屬直接繼承孔子思想者，且看他說：「吾弟讀書，四書之上有六經，六經之下有左史、莊騷、賈董策略，諸葛表章，韓文杜詩而已。」他以六經爲一切思想之根本，並且以此系統爲標準，主張只要在這個基礎上有正確的認識，其他的書若有瑕疵，也一眼便能看出，這是他所謂的「不燒之燒」。邪道在正道之下，「未怕秦灰，終歸孔炬耳。」一個人只要根本認識確立不移，自屬金剛不壞，水火不入。鄭板橋相信終究會有優勝劣敗的結果，這裏面亦可見出他受到儒家所具包容性的影響。

鄭板橋對於堯帝極力推崇，主要原因，在於他認爲堯帝真個是德配天地無所不容的聖主。我們可以看出，他確有幾分尊堯而抑舜。首先他引孔子稱頌堯帝的話：「惟天爲大，惟堯則之。」他認爲「孔子從未嘗以天許人，亦未嘗以大許人，唯稱堯不遺餘力。」其中當然有至理存在。按照他的看法，「共工驩兜尚列于朝，又有九載續用弗成之紘，而亦不害其爲堯之

大，渾渾乎一天也。」這個天，既生麒麟鳳凰，又容蛇虎蜂蠆，却是「不害其爲天之仁。」

對於舜，他稱爲「君哉舜也」，比諸堯則略遜一籌，因爲堯是「天道」，舜是「人道」。天道無所不容，人道則去蕪存菁，流共工、放驩兜、殺三苗、殛紘，其於人道原則，他以爲合理的，那些被殺被流放的，「罪人斯當矣。」是罪有應得。他十分推崇舜帝的法治，以爲天下「無不各得其職，用人又得矣，爲君之道，至毫髮無遺憾。」堯帝在他心目中。爲天道之極，舜帝則爲人道之極。史上多因禪讓而將堯舜等量其規，他却獨具法眼看出不同處。堯舜的史實難以稽考，儒者以之爲宗，自有深意。蓋儒家素來致力於崇古，其實所崇者不必是有形的古，而是理想的古。「古」字在此有其抽象意義，三代爲理想的標準，由夏而虞而唐，愈古則愈爲高遠純淨；反推正是人類追求烏托邦理想的層次，鄭板橋的這一發現，倒是大開了我們的心胸眼界。

他覺得，只要王道大明，異端可以不攻而自破。到了此一境界，若還要橫議是非，則爲多事。如論佛，「佛自周昭王下生，迄於滅度，足跡未嘗履中國土

。』不過因「漢明帝說說夢，惹出這場禍事來，佛實不聞不曉。」該責難的，是漢明帝而非佛。而且自韓昌黎開佛之後，「孔道大明，佛焰漸息，帝王卿相，一尊六經四子之書，以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，猶言此時關佛，味同嚼蠟而已。」而且責人也要責己，「和尚是佛之罪人，秀才亦是孔子罪人。」

不過，有一點我們還當深思：若人道不周而直追天道，若無昌黎而有迷信，則又當如何？鄭板橋雖未明說，我們可以推斷的是，還應該舉起孔炬，盡己之力除弊匡時，這是在天地間之爲用所在，萬萬不可逃遁。

於文學之欣賞創作，他認爲好話不怕多說，若執於「意在言外」，便不是解人。至於不盡之言，言外之意，須以少少許勝多多許，方屬上乘。這樣看，文章務求能達意才行。讀書不是求發達，「科名不來，學問在我，原不是折本的買賣。」釣名欺世是有負於書。救貧之法，唯曰讀書。富貴貧賤，非干其他，但在寸心之覺悟，所以「在人之人有識，與有決，並有忍耳。」他不相信自恃聰明便能讀出好書來，看不起以過目成誦爲得意的人。他學孔子之韋編三絕，東坡讀

阿房宮賦之事爲例，說明讀書當以反覆思索驗證爲要，若是「過輒成誦，又有無所不誦之陋。」明白人該知道把優秀的作品一讀再讀，而且不要以爲好書便篇篇都是頂好，都要拼死命的記誦。以史記而論，「篇篇都讀，字字都記，豈非沒分曉的鈍漢。」這還是說好書，要是不計高下照單全收但以博學爲能事者，板橋喻之爲「破爛厨櫃，臭油壞醬，悉貯其中。」罵那些以書爲逞私慾之工具者，真是痛快淋漓。

盡信書不如無書，這話照他的意思看來，不是說書的本身有何大紕漏，只是讀者自己的判斷太差。因爲書中所記只是十之一，千之百。前人論斷，尤須審思明辨。以左傳而言，何以攔腰而自隱公始？「聖人只要明理範世，不必拘牽。其簡冊可考者考之，不可考者置。」此說一出，許多多烘先生大可省些力氣了。曲折羅織，尤其可嘆。爲刪書斷自唐虞，是「重讓」，那麼，「試問唐虞以前，天子那個是爭來的？」讀書若無如此清淨心靈，確實會越讀越胡塗，做事不成，做人也難。有一句話可借之爲讀書座右銘：「學者自出眼孔，自豎脊骨讀書。」

作文板橋則主張貴率真、重性靈。他欣賞徐文長

，徐文長是有一不說二，有四不說三的。不要爲做文章而做文章，所以表出「慎題目」的主張，這樣的話可以少做多少賞花讌集喜晤贈行的無聊東西，更免於暴露淺薄。實在無好題目而又非做不可，那就借樂府舊題「論往古，告來今」好了。本來詩格常爲人格之反映，板橋此說，苦心可見。他自己是文人畫的重要代表，却痛罵王摩詰趙子昂，說他們「不過唐宋間兩畫師耳。」因爲他們的詩文，不會道着民間痛癢。此輩在他眼中，不過「門館才情，游客伎倆」，「何足數哉，何足數哉！」罵得興起，把自家也一併捲入，云「愚兄少而無業，長而無成，老而窮窘。不得已亦借此筆墨爲糊口覓食之資，其實可羞可賤。」這麼說他聲明自己的文章可任人糊窗糊壁覆瓿覆蓋，倒也不是假話，只未必是他的「自選集」罷了。

爲人處世，鄭板橋是十分徹底的人道主義者。他認爲人人都是黃帝堯舜之子孫，奮發有爲自然有指望，否則也會變成失路名家落魄貴胄。待人總要存着慈悲心腸，以人爲可愛則我亦可愛，以人爲可惡則我亦可惡。他曉得自己有好罵人的毛病，尤其好罵秀才，實在不太妥當，「年老身孤，當慎口過。」他着力要

改善罵人習氣，坦言「老弟亦當時時勸我。」嚴格說來，板橋罵的人，也有一定範圍，一爲貪官，二爲豎儒，只因眼前這些不爭氣的傢伙太多，罵得口滑，索性一併罵開了，曉得這層道理，就不要與此老過份計較。

他似乎覺得福氣與晦氣都不是命裏該當的。早年貧困，好不容易也上個科名，便想到「衆人之富貴福澤，我一人奪之也。」發爲具體行動，是寄錢到家中，命其弟分贈鄰居、同窗、故友。末了特別提醒要「全盡而止」。他總怕一家人佔了太多福氣，所以只許購地二百畝，一個弟弟一百畝，還找了個一夫百畝的古制爲根據，以求心安。在爲官不順心，遭人計算時，他也会忍不住的掛冠求去，缺少忍耐工夫。只看他到處都用那「七品官耳」的閑章，便知他難有升官的命。這一點他遠不及曾國藩的沉穩博大。平生他都不滿現實，窮困時不必去說，做上七品官，也是苦多樂少，到了揚州以書畫致富，他還是覺得不得志。歸根結底，總以不能目睹邦家有道爲憾。他充分的接受了儒家人道主義的思想，無時無刻不爲天下生民憂心，在本身的行爲上，却也能身體力行，周濟他人，並且

絕無藉此沽名釣譽之嫌。不過他的貢獻仍然有限，不能解決天下根本的問題。晚年頗欲歸隱山村，做一農夫。他直言農夫爲天地間第一等人，而士爲四民之末，這是歷盡滄桑爾後的話，真讓他下田耕作，恐怕會連年歉收。「得志澤加于民，不得志修身見於世。」這予他反倒實際些，而且他也做到了某種程度。果然每一位儒生都能做到這兩句話，農夫也情願生生世世爲農夫，讀書人更不必去搶農夫的飯碗。鄭板橋在信中安排如何購地結茅，顯得很興奮，這表現出了多數讀書人的「養老觀」，不過他並不是打算回去享福的，他喜孜孜的要家人製作農具，習農事，以爲最是「長子孫氣象」。鄭板橋對於歸隱田園，會顯得如此心急難耐，與小人之陷害，及當時正好發生大饑荒有關，不過最後他還是以紙筆從事「生產」，套句他自己的話：「正所謂天道人事也。」社會本該人盡其才，分工合作，鄭板橋便是想躲也躲不掉。他賣畫與富貴，換錢供養家人，却依舊耿耿於懷，以爲以筆墨供人玩好，不過俗事一樁。但放開來看，有人肯買他的畫，於當時可以解決一部份人的生活問題，於後世，更留傳了卓然的風骨，屬爲有心者師法之對象，又有

什麼壞處？中國讀書人主張寬以待人嚴以待己，板橋這樣態度的來源，我們固然可以理會，但亦應悟及不宜矯枉而過正，反而透出許多頭巾氣。

從鄭板橋信筆而下寫予乃弟的家書中，我們看到中國傳統社會中居多數的典型儒生代表。他們並不急急主動的爭取權力與地位，但一朝當位，也能盡心竭力而立功。唯有稍遇挫折或誤解，則易退隱不前。儒學不只有消極的作用，證諸歷史，亦有其積極意義。如今孔門信徒，實不宜再泥於一端，該把優秀的儒家傳統充實以時代之精神，達也罷，窮也罷，總要樂觀奮發，爭取主動。不畏讒，不遁世，不妄自菲薄，不待價而沽，尤其不必徑徑自守於經書之字面，須以行動相發明，不徒然以言詞的詮釋爲滿足。觀乎鄭板橋的許多想法，十足表現了中國儒生可貴可敬可愛的一面，但也包括了十分消極無奈的一面，我們固知未必是孔子之過，却應拈取先賢先聖之所長，淘汰人情人性之所短，開拓出一股新鮮有力的儒家精神來。